



『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征文启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75年风雨兼程,75年砥砺前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甘肃日报》推出“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主题征文活动,热情讴歌神州大地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生动讲述陇原儿女追赶时代大潮的感人故事,展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

即日起面向广大作者征集优秀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作品,来稿要求原创,内容真实,未公开发表过,散文篇幅3000字以内,诗歌作品50行以内,报告文学6000字以内。优秀作品在《甘肃日报》“百花”版刊发。

本次活动由甘肃红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截稿日期:2024年9月底。
来稿请发至邮箱:gbzhlin@126.com,并在“邮件主题”处注明“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洮水滋润的梦想

□ 郎佐民



一夜细雨,淅淅沥沥,润物无声。早起骤晴,欣欣然的样子四处闪烁,让人激动。

阳光照着蜿蜒的洮河水,春天独有的气息,正在朦朦胧胧的绿意中荡漾,清新、活泼、润朗。和煦的微风轻轻拂过河岸边连片的杂木丛林,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传来小鸟热闹的啾啾声,带露的湿草闪闪发光,豆花的清香缕缕不绝。河边里的绿头鸭,梳理罢羽毛,领着小鸭子在宽展的河岸上晒太阳……

远山云雾缭绕,布谷鸟的鸣叫有些低沉,细寻却怎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静默在时光里的村庄依山傍水,白墙青瓦,俨然有序,安逸祥和。杏花、桃花爆满枝头,掩映着村舍,间或有一两声鸡鸣在炊烟里隐隐约约、清脆动听。

沿宽阔的公路往前走,一座微波荡漾的湖水平静地迎上来,眼前的景象给人惊喜。几只野鸭时而头顶盘旋,划过清澈的天空,时而成对飞翔,一起一落间,身姿优美舒展,湖面波光涟漪,形成一幅和谐的自然画卷。

站在观景台上,看见那长堤和木桥把湖面一分为二,湖水一前一后静谧得像两面光亮的镜

子,倒映着层层叠叠的远山,倒映着舒卷、轻盈、飘逸的白云,倒映着身边的民居和岸上的游人,于寂静中似听得见湖里鱼儿吐泡的声响。

这里是岷县西江镇浦洞村。这里,曾是筑梦的地方。因为水,清凌凌的洮河水。

20世纪50年代,在与浦洞村一河之隔的中寨镇古城村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引洮工程开工典礼,人们在这里宣示了大干苦干的决心。

如今,进水口的遗址仍在,坝上的印记能寻,它们饱经沧桑,似在诉说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豪情与厚重。在这片土地上,建设者们怀揣梦想,操持“运土早船”,筑坝引水,一心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的事迹感动天地。

在引洮工程遗址公园,反映当年引洮上山的浮雕栩栩如生,让人感慨万千。“万丈高山险又陡,十年岩石挡路口。十万民工从此过,岩石挡头水长流”。伫立这里,总会在清风拂面中隐隐闻到岁月的沧桑。

静静地坐在石凳上,湖面的微风似乎带来远逝的气息。闭上眼睛,脑海里闪现出曾发生在这里的一幅幅画面:人们因水筑梦,战天斗地,挥洒汗水,最后在身边的洮河水里洗去一身疲惫。

几年前,一对满头银发的老年夫妇故地重访,作为引洮工程的建设者,当年他们只有二十来岁,火样的青春年华,炽热的引水梦想,他们在引洮工地相恋相爱……为

了圆心中的梦,他们不辞舟车劳顿,一路颠簸来到了古城村,站在了浦洞村。

洮水依旧哗哗奔流,往昔的建设工地熟悉又陌生,时光变迁向前。走在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土地上,激情岁月里久远的记忆如潮水涌来,曾经传唱的歌谣不禁在心底喊出:“花果山、米粮川,要把洮河引上山……”提及引洮工程,他们抚今思昔,满眼闪亮,激情澎湃。

如今,洮河水在陇中大地开枝散叶,造福人民。一渠清水幸福长,老一辈望眼欲穿的心愿,正成为美好现实。

浦洞村的湖,是引洮工程留在这里的记号。

早年,紧靠湖水的洮河古城坝因水深路险而远近闻名;河水在这里打着旋涡深不可测,波涛汹涌起伏回流,人行桥上腿脚打颤,当地群众众命其名曰“倒流渠”。洮河筏子客从上游摆渡至这里,闪身下岸,水运的木料随即隐没渠中,好半天不见踪影。

就在岸边,当地保留着一度一度赛唱洮花儿儿的传承。每年花儿会期间,周边乡民云集洮河之畔,三五成群,或盘腿在光滑平整的鹅卵石上,或席坐于鲜花盛开的绿草丛里,抖开嗓子,一时间,洮河两岸,花儿优美的旋律与河水一起,向着远方流淌渲染。

奔流的洮河给予这片土地勃勃生机,滋润着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人们的梦想。

青绿崆峒

□ 邹海洋

驱车一路西行,远远便可见崆峒山绵延起伏的淡淡轮廓,隐没于烟白色的晨雾中,犹如一幅丹青水墨图远垂悬于天际。

一路由远及近,雄伟浑厚的山势愈加明晰,渐渐将全貌呈于眼前。

“既有北方山势之雄,又兼南方山色之秀”,是人们对这座西北名山的赞誉,而这崆峒秀色,至少得“绿”馈赠五分。

虽则是北方独有的,起势纵横、疏朗磊落的山的形貌,却也是由绿意披就,翠色妆成的。漫山遍野的绿树青松生长在山上的各处,一簇簇、一团团,或浅青,或深碧,或墨绿,如铺开似锦缎般绵延不绝。

下了车,扑面而来的浓绿绿意更是一下子就撞入了眼帘。这绿,堆堆叠叠、垒垒重重,厚重却又不失清新,浓浓淡淡,层层染染,繁盛却又不显纷杂。

这正是我最熟悉,也最喜爱的崆峒绿。

站在山下,看着一身青绿的崆峒山英姿耸立、俊秀伟丽一如往昔,心中顿觉亲切,正是“我见青山若故人,峰峦照眼自相亲”。

步经一旁的胭脂河,听着耳边流水潺潺,看着眼前绿意盎然,还未登山,已心旷神怡。

移步景换。沿着后山拾级而上,这崆峒绿,便又换了一种绿法。若说先前看到的是山势山貌经浓重渲染后的浑然一体之绿,而现在映入眼帘的便是青枝碧叶的细微点滴之绿。

日光已盛,行走在登山石阶上,不仅不觉阳光刺目,反倒落得满眼清凉,只因石阶以外皆是树,人行山中,如漫步森林。

繁盛的绿叶遮蔽了暴烈刺目的阳光,自下向上望去,这些树木的躯干和枝条仿佛全覆着一层深色的阴影,但叶子全然不一样,洒漏下来的阳光照亮了每一片绿叶,这青翠的叶片以蓝天白云为底色,在或曲折,或挥洒,或浓墨,或清淡的枝条上舒展着,每一片都绿得那么透明、那么鲜亮、那么生动,阵阵风过,只觉满目浮翠,涌动不息。

绿叶随着阳光折射的角度,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绿来。一眼望去,多是鲜绿色,其间,有的偏黄绿,有的偏果绿,每一片都绿得精神抖擞,绿得仿佛刚刚新生出来,未曾沾染一点点尘埃,在阳光的沐浴下犹如碧玉宝石般熠熠发光。

而除了这鲜绿的主色外,还有黛绿、水绿、烟绿、碧绿……皆因树种的不同,叶的绿也各有不同。

山中的绿,是浮动的、轻灵的绿,风过处,带着一点飘飘的模样,颇有点出尘的意味,与山貌持重沉稳的绿相较,有着截然不同的分别。尤其在有些不那么显眼的山坳里,你能瞧见,那一片片叶子仿佛静止似的浮在半空中,在阳光的穿透下,剔透空灵,勃勃生机中似带着灵性,如同童话森林里的精灵。

山路回旋,遍处绿翳。登上山高处时,已是一片豁然开朗,少了浓荫的遮挡,阳光灿烂夺目,仰头便是湛蓝蓝天,俯身可见绿峦起伏,既享受了登山途中的美景,又体会了一览众山小的畅快惬意,这就是登山之乐。

人生旅途,亦如登山,既有登至顶峰的快意,也有步步皆景的情趣。如有心之所向,也只需关注脚下,踏稳每一个台阶,步步向前,自会去到想去的地方,也不会错过这一路的大好风景。就像这山中的苍枝绿叶,在这岁月流转中依然不惧风雨侵蚀,自顾自地生发着,而我们不仅受到了这生生不息的力量带给我们的启示,也自此崆峒绿中领略到了天地间的大美无言。

崆峒山曾有仙人广成子驾玄鹤云游至此修道的传说,《庄子》中也曾记载轩辕黄帝三次登山向广成子问道的故事。曾几何时,仙人玄鹤渺然飞去,徒留一段故事传说。而如今,河添清碧,山焕新绿,引得游人白鸟翩翩而来。

这一抹接续千载的崆峒绿,早已经植在了人们的心田。

七绝三首

□ 秉俊

靖远新貌

八百年来靖乐滩,
巍然七馆镇安澜。
晨钟暮鼓余音袅,
游目骋怀且解鞍。

武山行

武山端午访龙台,
花海可惜未盛开。
探秘寻幽盘亘道,
清风明月入怀来。

白银公司观感

薄如蝉翼质为铜,
细比青丝百炼功。
历历辉煌犹在目,
如今借势展雄风。

夜雨

□ 翼华

春夜的碎雨
敲打着梦中的树枝

让我想起
雨中吟诵的老人

隔窗相望
对面朦胧的楼舍

尚有几盏未熄的灯火
也许灯下的孩子还在夜读

也许还有不眠的人
期待清晨的花红

我的思绪飞到故乡
坐在土炕上的父亲

默默听着窗外的雨声
田野里青青的麦苗

正翕动嘴唇
吮吮着春的恩赐



百花

第3243期

母亲河畔新气象

〔中国画〕

冯海龙 作

花香十万亩

□ 式路

还没走进礼县,就闻见一股股苹果花的香气,海浪一样翻涌而来;一走进礼县,就仿佛忽然掉入无边无际苹果花的海洋。

这是五月的礼县。天礼公路进入礼县,就沿西汉水一路向西。透过车窗,可看见一片片苹果园里的一棵树白花稠密的雪柱闪逝而去。停车细看,可见苹果树上白色、粉红的花瓣,似一树一树扇动翅膀欲飞离枝头的蝴蝶。

车继续行驶,两边的苹果花海浪一样向后奔涌而去。花,就成了涌动的海洋,汪洋恣肆,连天接地。就连不时闪现的村庄,也一同裹挟在花的海洋里。疾驰的车子,就像是花海里犁出一道踪迹,车不停,花海也就仿佛没有尽头。随心走进一处果林,便可近距离

观察到一朵朵花开的胜景。苹果花大多是白色的,少数花朵为浅红,或白里透红。白得如玉、如奶油般清纯,红得粉嘟嘟似婴儿的脸庞般细嫩。苹果花是一朵朵开着的,可那一朵一朵的、一树一树的、一片一片的、一梁一梁的、一沟一沟的花香,聚合到一起,直叫人觉得再宽广的胸怀都装不下这么汹涌猛烈的浓香,只吸一口,便如饮了烈酒,叫人如醉如痴,甚至想让自己也变成这花朵的一瓣。

再登高一点,走上山梁,便可看见四周的梁梁、沟壑,目力所及的地方全是苹果花。你看左面山梁,苹果花就开到左面山梁;看右面山坡,苹果花就开到右面山坡;望到哪儿,苹果花就开到哪儿,你仿佛根本无法从这花海里走出去。苹果的花期是短暂的,大约十余天

就凋谢了,那么大的场花事,很快就结束,仿佛它的盛开,只是为了匆匆走完一个过程。紧接着,几场风雨,一两个阴晴,就会看见每一朵花上会结出小小的青果来。这所有在冬季里的寒摧冷冻、阳光下的光干秃枝,都是养精蓄锐,都是为了孕育这一场盛大的花事,为了抵达它最后的结局——结出红红的果。

再过些时候,大约到了九十月间,这10万亩林带里的苹果树,将会硕果累累。那一棵树,一片片、一山山、一梁梁、一沟沟、一壑壑的红苹果,又会将礼县变成一个红色的海洋。秋风吹过,果香万里,车水马龙,买卖不绝,果农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这一刻的人和物,又沉醉在一年一回的倾情相悦中……恍然就觉得,这苹果的花开,到底与别的花开不同。

雷大梁上

□ 李新立

山梁的道路都有些相似。在雷大梁上,绕来绕去,感觉像总在重复来路。

雷大梁是静宁县南部最高的山峰,是县里苹果的主产区之一。

这次我到来时,苹果已经采摘过了。隐藏在大地深处的是洋芋,迎风站立着的是玉米。

洋芋蔓倒伏在地上,泛着凝重的青光,护佑着埋在土中的果实。它们和铺在山野里野草的色泽浑然天成。我们谁不敬畏养育我们的口粮呢。这里的洋芋淀粉足、个头大,它们通过四通八达的道路,和苹果一样送到了大城市的超市。

玉米是近些年才大面积推广种植的。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知道那些稠密种植在土地上的玉米,它们名称叫做“伺草”,专门供应发展起来的肉牛养殖。那些按照行距严格种植的,才能产出颗粒丰足的棒子。一路沿雷大梁走来,伺草玉米缠山绕梁,而行距规整的玉米,尽悉种植在连片、平整的土地上。

掰玉米的人不多,但还是碰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停放在地埂边,车厢的沿子上,摆着露着饱满金黄的玉米。我喊了一声,从农用三轮车后面站起来一位大哥,大哥又喊了一声,从玉米地里走出一位小伙子,手里还捧着几只玉米棒。小伙子戴着顶黄色遮阳帽,一笑,灿烂得像地埂边的野菊花。

小伙子叫李龙龙,大哥是李龙龙的父亲。他们父子的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聊天中知道,他们家在雷大梁下面的仁大镇,开着农用三轮车走的话,至少也得跑上两个小时。

“挺远的”,我说。

李龙龙说,他是园艺果树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曾在一家果树研究所就业,工作不错,收入也行,可他还是回到老家。他在自家的果园里种下

了一行行苹果苗。“一样是种苹果,在哪里不是种呢?何况是在老家的土地上”,李龙龙说。

李龙龙的回来,或许让一些人难以理解。但他的父亲对儿子的选择有信心。他指着地埂下的土地说,刚开始,就对娃娃的事情支持着哩。现在的政策好,我们在雷大梁上流转500亩地,买了翻耕机,没日没夜地翻耕,这才有了能长庄稼的土地。

此刻,阳光照耀。李龙龙看着远处,他身边的这块土地,成行的玉米士兵一样挺立着,他和父亲一起翻耕、下种、覆膜,盯着它们发芽、拔节、抽穗、成熟……土地不哄人,有劳作,必有回报。

李龙龙朝山梁上比划了一下。这里,那里,是一片玉米地……

在玉米地头,长了三两棵柳树,柳树的下面,正是一簇簇野菊花。这让单色调的玉米地色彩丰富了许多。可能没有见过山野的人会在惊讶之后迅速掏出手机拍照,而经常走进田间地头的人不会。当然,我是拍照了,拍的是停放在地头的一辆拖拉机。拖拉机用遮阳网苫着。李龙龙说,这辆拖拉机很辛苦,除了耕地,还要播种。

李龙龙说,使用频率最高的是那辆农用三轮车,它不单运输化肥、地膜、果实,还是他们父子从雷大梁返回仁大镇老家的主要交通工具。为了侍弄农田,他们父子经常很晚才回家。走夜路,他们不怕,怕的是山梁上的野物——从开始播种到秋收,总有拖家带口的野猪,跑进玉米地肆无忌惮地毁坏。这叫我想起写给他的一首小诗的结尾:

黑夜习惯了也接纳了龙龙
龙龙也就成了着铠甲、带光明的人

我相信,李龙龙必定会成为着铠甲、带光明的人。